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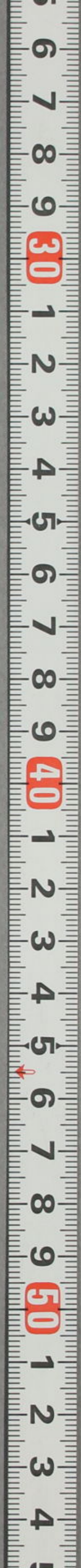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五之十六

管子全書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13
3561
8



黃震評澹滅
迷中因懼而

門口 13
號 3561
卷 8

管子卷第十五

臨筭房玄齡註釋

唐

蘆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一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臨懼好謀不然哉我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于養全
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
日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
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
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時懼有

分類 子
卷號 132(12)
通符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必其將

亡之道其師衆矣又况迷惑甚然乎若是者必以其

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動而敵靜者則靜者

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於死亡也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

申以敵我如此動誦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者近於見也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主人其失度者

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

梅士享諱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為望

而以天合之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

也聖人不委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銓陰節勝于為主故曰無為

者帝其斯之謂矣言無心於為在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

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

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道不刑則無

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

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

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

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

變而天因人聖人因天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

勿為客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而不因人事

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彥評彖
排列毫端

柯潛評動九
天潛九淵是
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無所留者與地同極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成功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為寶。母以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身退也故窮寇勿追黷武必敗。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不謂常形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事終有成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後起而應也。羸羸縮縮因而為常。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生生因天地之形。然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刑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春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饒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人。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

朱養純評不
得已而後應
此兵家上着

沈鼎新評兵
強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其所處者。因而成。暇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下。其所謂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時。養人。持四時之其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宜以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哲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蔽也。陽節也。周周虞也。是陰藏之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李泌評條四
門條八卦連
局妙子陣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况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獸。獸走而有伏網。獸所以憎厭其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

朱長春評三
會言其極也
文主當武主
衰常極而變
不極
揚慎評會即
層二會等而
上之也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春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
網罟。方其伏陰為太周。偃一側。不然不得。伏也。猶倚
周。其得歟。為大明。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如其不然。則天竹不可得也。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
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
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
書也。吾以為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巖縮成生。一
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
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
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
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長春評治
之要法天地
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或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嬰人心。懼之
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
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
耶。抑管子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著。談于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南周哉。漢之感楚。越之滅吳。都有
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
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
一篇爾雅似
春秋前文然
語古而休板

在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本于身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以

刑此者所謂刑也勝勝之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

政也此者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日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明是刑以弊之非也母失民命刑斷

故人命不從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

不從徑也遇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

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

其生必修其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也不用心以斷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

曰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立

事評詔
徑之不
能免而身自
先之以理自
制之以刑是
以身而化成
天下者也故
刑正而名當

程敏政評又
重釋一擲隨
用醒法

蘇軾評五岳
四瀆以高深
為威儀

劉總評此八
字可為臣箴

張榜評風櫓
陣馬

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

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

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

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 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朱長春評單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

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不然則州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

人之致。夾四變春通樂士惠君。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不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變不然

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則厚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

朱養和評段
段脫却法道

沈鼎新評九
變用數箇不
然指歸在至
死不德必非
三關所能致

不成章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亡聞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朱長春評曰：此詞盛戰國末之文。

姚鼐評列女君聖君儒縱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琴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優良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揚慎誦當故
不改曰法典
常而更不常
非空民之法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甄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

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從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簡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做則當變故不恒存亾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亾聖君所

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舉之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

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

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葉水心評囊
法始無不祥

云明王之所
恒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王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聖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沈則新評法
守則亂侵離
惑自不能動
但愚君不能
用

柯潛評權私
最善法

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君也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

周元會評只
二法耳君臣
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評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眾攬與
獨操同病

管子

卷十五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曾彥評六柄
奪是以四位
失

也。失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求令行不可得。欲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

管子

卷十五

十一

事解見 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

下文 奇邪則敗凶旋及故

音羈 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

心而從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

善也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置儀法以改也續按

以度量置儀法也 如天地之堅堅謂 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 如日月之明無私 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 故令往人從也 而失君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在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 是以

劉總評不能
苞四事自不
能禁五者安
得不侵怨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希非 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怨毒日生也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

顧望其臣 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 此所謂貴而

而為之也 威之也言貴臣能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

也 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 賤

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 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 近者以偏近親

慎評五者
當等柄失位
之道矣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

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

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

續按。匈。胸臆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張嶼評虛匈聽上非守法不能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見聞知也。

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致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失

朱泰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言之骨鍊

期效法

姚樞評趙州
眼放光輝照

夫以時時兩

有功法所不
放故罪成

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

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效矣

舉也賞不從令是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

私心舉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

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

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敝與失位

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

位小民衆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教之間而

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入列形揣
弊更甚于焚
坑

朱長春評嗚呼於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

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

守捺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

法入乎當其佚之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

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教以禍天

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說而

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

而竟莫為葭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

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作君也法士當

七國之末波七王之麤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

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

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

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甲哉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朱長春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和臣赴于非功美言可去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續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誤故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故曰擁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

程敏政評法立則四亡自銷

楊沈評不兩不二惟法之

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惠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

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忌主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

朱養純評非罪非功則當之數期也

沈鼎新評私家營逐故官失能而邦國殄瘁

君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

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責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則與無人。

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

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李泌評明別者法之為也

梅士享評言
為君者必提
衡於道與法
之間毋櫻民

之而不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
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况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况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

以所惡強民
以所不欲民
既心服體從
然後禮義之
教可與故曰
正世調天下
言必民情調
然後法立而
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令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後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予而立法則要勝人

柯潛評頓跌轉折處處生動

而變也。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勤力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日明君。故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日非一。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葉永心評陳法須從民欲畏上着精神

黃震評與民調利害故法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人。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切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何俊良評語
語民情真歎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三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朱養純評又
回顧貴勝法
絕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
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

梅士享評富
國必本于農
事未作文巧
禁則民自趨
農此趨流以
歸其源也民
歸農當軫念
其苦毋橫征
以困之民粟
多毋坐折其
流當有術以
均之此先王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
微喬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
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
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
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
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安四民
而成王業之
本也

朱長春評禁
未止奇不與
侈靡者唐子
一國何以行
之故管子雜
家葵齊之書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
巧未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
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
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未作止奇巧而
利農事今為未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
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
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也

張梓評備論
四倍而列三
于前帶一于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沈則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養則國貧
之病更倍于
未巧

凡農者用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故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故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

也下開市府闕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所與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

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獲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獲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民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

故也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繩評此又
二法

朱長春評霸
不務德而勤
于兵故粟生
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
閔三歸寧得
不重農

朱養純評摠
婦本農事上
面或恤或均
皆富以儲強
之術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彥評不利
農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言動皆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入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因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子本術也。至
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成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
冀乎。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貌。杳乎

如入於淵。淖

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淖洧也。

卒乎如在於已

揚真評駕精
氣入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丹釋所謂內
典也專主譚

管子

卷十六

道
梅士亭訂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戾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

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

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杏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無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

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春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

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

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

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妙亦稽神之法耶虛者皆道

李泌評神固
無方

孔穎達評不復不舍精緻扶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養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處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今謀欲尋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於道則不

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於道則不

聞其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

力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

之君子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

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依序而成故

疾服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

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手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

日卒在心日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之訣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

人故不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是故

遠也道常在而不離

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

窮之則眇似可與索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

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

舍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以成也

朱養純評曰
縱纒開落落
乘可徵會此
旨

蕪賦評起評
便與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知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安靜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

郭正誠評不
變不移握定
之宗

程敏政評止
而生生而止
心融于道入
一天矣

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思故止也春演

曰無思慮管管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於神生心於心生孰知生之于

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知道生而有思有知人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

也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

也治言出於口治

管子

卷廿六

四

華水心評無
為有君故不
易而神智生

朱養和評墻
壁瓦礫無非
法身

楊慎評除乃
滌除義即所
謂虛其胸也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

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

則無差忒。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除謂有則寧念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想思之

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止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

委地也。乃治我心安官乃安。皆從心也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道。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管子 卷廿六 五

岳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道

朱長春評使
然後治不同
有為之學也
經曰心使氣
曰強蓋生日
祥
沈鼎新評精
藏氣生故體
固而我感銷
此中消息最
微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

我之神。定其元神。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達亂。乃

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榮也。至故死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

不有竭。淵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

邪。落邪苗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

姚樞評形充
于道深

則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禍不全者也

秋水非其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微。神藏其中。

非形何驗。平形非舉肥之謂也。神不居其形者。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

大圓。而履大方。也。鑑於大濤。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謂

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

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朱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

堅固則精二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逐淫澤薄則

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

內必形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粹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

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

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

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

乃能此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

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能搏。手能一乎。

則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道順。故

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

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

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

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人無耶。即

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

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

飽勿致節。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

齊自至。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化不窮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況于鬼
神

何俊良評取
忘樂樂忘絃
希然穆然

神為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

而成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

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

也憂鬱生疾憂患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與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

沈鼎辨聲
和法莫莫
五欲二凶

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

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

知養其所不和知養其所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

而長壽也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

管子 卷十六 八

岳正評詩樂
禮敬非揖非
借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

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凡人之生也

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哀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飢

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而凝注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也則和

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邀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

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柯潛評廣虛
慮長正以養
其神

沈則新評太
和委和少此
一脈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而歎先之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旬中無敗。謂滕理丞達屯聚泄散。故旬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故不新成。故旬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揚慎評內業
數章參同道
德無以過之

趙用賢評
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
大不類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子曰。古者封

泰山。禘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禘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禘云云。神農封泰山。禘云云。炎帝封泰山。禘

管子 卷十六

岳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悉

管子

卷十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顯項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葉水心評會
之三六是霸
業

沈鼎新評無
祥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空
變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臚部上北上之黍北里之禾臚部上北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鱣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鵠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享許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
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
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
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
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管子

卷十六

十一

之謂也可為國
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稜篇二

朱長春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佳者入古漫者不足觀

朱養純評仁廣義大所以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勸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戰評戰勝攻取無如得人奪守

何俊良評重賞有勇夫何况精材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日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論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者預見其患矣

楊慎評以不識目小則識日進以戒乎智也

柯潛評觀三開蓋知民不可無死信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為君視聽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苟不灰不信則守

三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日固二日尊三日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

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曾參評四者
真子民之道

姚桐評漢鏡
民情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患在不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

程敏政評傳
露華百英粉

梅士章評政
隨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糶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

莫震評轉移
變換長牧也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正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澍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廢藪廩。山林數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亨評桓公不能王管仲。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谷諸侯之後念願自珍。而羣下進諫。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特羣賢至而授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通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通繆。妄之事。無所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管子

卷十六

十五

不能不報于
世澤之薄而
王之難也此
善引君于道
也

沈鼎新評就
知親中自有
畏

公不親王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誦有罪者償。謂疏獄囚誦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受

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

也。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

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大還須曲木求其類則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

則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朱長春評傳
馬棧工于廐
粟禾工于順
美浩浩于工
子下此小
問之傳言與
澹澹古音語
自謂芳芳不
古

經總評先愛
先定語窮源

管子

卷之六

十六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

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惡竟外之不善者

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然後有廢也

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

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利能

已國然後可

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

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

祝鳧已疵獻

詐祝祝史是疵其

祝曰除君苛疾

祝念除君與若之

多慮而少實

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

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亦當去之

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仲復猶

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

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

泚古盤字

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

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

臣使官無滿其禮

管子

卷十六

十七

梅士享許昔衛懿公為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于

肝自剗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禾兩喻即隱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策則隱之材

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北

於君子之德乎。隰別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卷若城苗之繼芒在外有兵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北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胡編切。目搖也。乎

何其孺子也。駒駒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短耳隱死而三堅進五公子爭國而霸

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茲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瞻然視

關。住立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沈維祖評神
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常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

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地。

未亂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隨其齒。遂人為于國。

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

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

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

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

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居之配。甯子其欲室乎。

管子

卷十六

十九

梅士享評以
管子之才而
不難師管子
婢詩曰采芣
采芣無以下
體仲之謂乎

張榜評孫在
仲後何以云

李泌評善
料事

揚慎評言脫
于口不郵而
傳蠅為兒竹
為蕭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饋謂贊引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安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絃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川故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徵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徵也子其坐寡人與

管子卷第十六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六終

